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著
于海生 译

致愤青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致
愤
青

[美]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著

于海生 译

 华夏出版社

WORLD AFFAIR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愤青 / (美)希钦斯著; 于海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书名原文: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ISBN 978-7-5080-7760-4

I. ①致… II. ①希… ②于… III. ①书信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634号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 /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Copyright © 2001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0762

致愤青

作 者 [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译 者 于海生

责任编辑 李欣利 罗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6

字 数 100千字

定 价 2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克利斯托弗·希钦斯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
2000年美国独立日

亲爱的X：

由于现在该是让这只小纸船下水的时候了，我觉得应该写一篇总结信作为全书的开篇。如你所知，就在本书的手稿放在编辑和印刷商那里时，我此前一直忙于处理其他重要事务。另外，你的一个特殊问题也已进入我的脑海：当我看到我自己——或者我的作品——在公共出版界遭到批评或误解时，我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答案很简单：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我不会无动于衷。既然我攻讦和批评别人，那么我也无权期待别人给予宽容。而且，我不相信那些声称从不在乎外界评论的作者。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阅读那些基于早期评论的摘录而做出的评论，的确让我感到疲惫。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开头段落——它们往往是通过一种标准的、从他处借用的措辞形式写成的——“希钦斯以前的攻击靶子甚至包括特丽莎修女和戴安娜王妃以及比尔·克林顿，现在他又把矛头对准了……”

当然，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这委实令人感到沮丧。一方面，我不愿看到我的所谓“文字生涯”被降到仅仅是废物反复加工和利用这一程度。甚至从来没有

哪个人能够创造性地这样说：“希钦斯批评过特丽莎修女，因为后者热烈地支持海地的杜瓦利埃（从1957年到1971年期间海地总统和独裁者，以残酷和暴力闻名——译者注）政权。”正是通过这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不同的观点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因为遭到傲慢对待而被扼杀。但是，推动我写作的心态并非自哀自怜。让我告诉你在某个月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是在2001年五月和六月之间的事情。

应梵蒂冈直接要求，我被邀请参加即将到来的为特丽莎修女的授圣仪式举行的听证会，并以反对方的身份提供证据。那是在字面意义上扮演“魔鬼代言人”的一个天赐良机，而且我必须承认，教会无疑比我的那些不折不扣的批评者更加认真和谨慎。一个封闭房间，一部圣经，一台磁带录音机，一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一个教会执事和一位神父——完全是一次庄重的宣誓作证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可以拿出我全部的证据和看法。我会选择其他时机把详细过程告诉你；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作会谈记录这件事，现在已经不是基督教正统派的专利了。

英国电视台对戴安娜王妃做过一次详细的专题报道，并且（最终）适度地给了我们当中那些并未对她顶礼膜拜的人表达异议的空间和时间。他们对我进行了细致的访谈，而我并未因此收到一部分人对我进行谩骂和攻击的邮件，尽管在不久之前，这种糟糕的情形曾作为一种职业风险而存在——有谁愿意两次掉进同一条河里呢？

前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曾被带到海牙接受审判。我并不十分赞成对他进行审判的方式：作为提供经济援助这一承诺的交换条件，他从塞尔维亚被高效率地“买”了回来。但是别忘了，自从他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答应与国际仲裁法庭合作以来，至今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而且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已经很充分了。我不免想到所有有关斯里布里尼卡、萨拉热窝和科索沃的说法，所有主张不干涉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的不成熟的借口，以及波斯尼亚的可怕局面似乎变得无可挽回的所有时刻。在此过程中，我私下里为自己所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自豪，同时也为那些事情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而感到惭愧。

比尔·克林顿以总统名义批复的首字母签名，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杰所写的一张便条上被发现，后者既参与过企图为一个毒品走私者获得赦免而做出的勾当，也曾试图向人们辩解，他是如何搞到了一大堆旅行支票的。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对于这当中的所谓“未被证实的报酬”感到困惑，但是，我在“里奇赦免事件”^①的余波过后就指出，在这件事过去几个月之后，我才有机会参与克林顿究竟是不是一个拙劣的骗子的辩论。相信我，以往发生类似情况，我可不需要等待这么久。

亨利·基辛格曾在电视上受到挑战，被要求直接面对我对他的指控——他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有责任，他在回应时不顾一切而又充满绝望地试图转变话题，并且指责我否认纳粹大屠杀（他还照例提到了特丽莎修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提到了杰基·肯尼迪）。这促使我在法律上对他提起诉讼，因为他不但破坏了我的声誉，而且研究和调查表明，此人是一个十分老练且不知悔改的谎言家。根据我在出版物上

所说的有关他的一切，在我起诉他和他起诉我之间存在的严重的不相称性，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我能够证明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他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和他的不同之处（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对理查德·尼克松说：“如果你不再编造有关我的谎言，我也将不再说出有关你的事实。”我喜欢这一悦耳之辞，但我无权和那个几乎毁掉了柬埔寨、塞浦路斯、智利和东帝汶的人达成任何妥协）。

所以，那是一个令人惊叹而且充满奇迹的月份，那大概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恰恰在那段时期，我结束了为纪念大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百周年诞辰所作的研究。和以上提到的那些家伙相比，撰写有关他的点点滴滴，更能让人感受到什么是优雅和文明）。我告诉你这一点，绝不只是为了炫耀——虽然其中也不乏炫耀的成分。我想说的是，那个月份可以弥补我的生命中其他许许多多令人遗憾的月份，因为在那些时间里，所谓的文化名流、社会渣滓、骗子律师、虚伪的政客和神职人员似乎大行其道，为所欲为。当然，他们还会卷

土重来。他们总会一窝蜂地“归来”。其实他们从未离开。然而，他们不要指望胜利，因为他们的胜利绝对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而且我们也不会闲着，还将继续为一切正义之举辩护，这样的辩护过程，比貌似客观的媒体评论或者“正面新闻报道”这类欺骗性的幻象蕴藏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妙得多。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能够继续强化上述思想。我要再次感谢你，是你的激励促使我撰写出这些文字。

①“里奇赦免事件”指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宽恕了被指控严重逃税以及与伊拉克政府秘密交易的商人马克·里奇这一事件。在克林顿就职总统期间，里奇的前妻为民主党提供了大量资助，因此本书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里奇正是通过他的前妻的资助而使自己得到赦免，这是克林顿的腐败行为的一种表现。希钦斯也暗示克林顿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杰同样腐败，因为作为请求克林顿宽恕一个毒品交易商的交换条件，罗杰曾经接受过对方提供的旅行支票。

序言

接下来的内容，将代表某些人在2000年最初几个月对我提出的挑战的最初反应。我能够向年轻人和所谓不安分的人提出规劝性的建议，给出任何有助于他们消除幻灭感的忠告吗？在我的纽约新学校的学生当中，在我做过演讲的其他校园的酒吧和咖啡厅里，都有很多人保持着一种并不时髦的希望：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还要尽可能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多年来，有关这一话题的论述有过多种形式，直到有一天我真正感觉到了时间的分量：它标志着我已然是个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头发灰白的倔强老头，或者是上一次那场完全可以理解的伟大的革命风暴的幸存者——它在某种程度上以巴黎“五月事件”（1968年五月，法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1000万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引发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巴黎街头出现街垒和巷战，整个社会达到革命的临界点——译者注）作为终点，并且经由这一事件而达到高潮。后来，有人建议我通过书信形式陈述和讨论这一事件；确切地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他的《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当中率先提供了这一形式。对于这一建议，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很快回忆起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乔治·拜伦在他指责奴颜婢膝的希腊人的诗歌当中写下的名句：

难道你一向庄严的竖琴，
竟至沦落到我的手里弹弄？

不过，我的许多学生觉得这件事情也许值得一做，或者说至少可能很有趣，因此，接下来的这些信件，就是以精编的形式写给他们当中某个特定的人——好像他（她）能够代表所有的人。

目 录

- 前言 /001
序言 /007
- 第一封 关于一个“愤青”的生活 /001
第二封 关于里尔克 /017
第三封 从赫胥黎谈开去 /025
第四封 如何面对社会的阴暗面 /033
第五封 谈谈青年人的献身目的 /043
第六封 还是关于“献身”的话题 /051
第七封 许多问题其实很简单 /057
第八封 怎样对付墨守成规 /065
第九封 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 /067
第十封 继续宗教信仰的讨论 /075
第十一封 关于“精英人物”的议论 /083
第十二封 关于大众文化 /095
第十三封 如何理性地阅读 /101
第十四封 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谈起 /113
第十五封 关于归属的一致性问题 /127
第十六封 谈谈“幽默”这个话题 /139
第十七封 不要害怕孤独 /151
第十八封 关于我的经历 /157
跋 /173
- 译后记 /177

关于一个「愤青」的生活

第一封

亲爱的X:

说实话，当你就一个激进分子或者“愤青”的生活应该怎样去过而征求我的意见时，不免让我受宠若惊，同时又使我略感尴尬。你的建议不乏一种恭维，那就是我可能成为任何人的“楷模”，尽管就其定义而言，一个单一的存在，不可能涵盖所有形式（而且，如果这种生活是以持不同观点的方式而存在，那么无论如何，它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可以仿效的）。我的尴尬来自于你暗示的“头衔”本身。对于你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的语言文化当中没有任何恰当的对字眼，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始终是一个事实。“独立思考者”这个高贵的头衔，必然是依靠努力赢得的而不是随意自封的；它代表的是牺牲和风险，而不仅仅是提出不同意见，它经由许多勇敢的、具有榜样作用的男人和女人的创举而被置于神圣地位。作为另一个头衔，“激进主义者”是一个有用而且尊贵的术语——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术语——但这个术语附带许多警示性的含义，我将在后面的叙述中对此加以解释。有关头衔的其余表述——“特立独行

者”、“不服管束者”、“反叛者”、“牛虻”——多多少少有些亲昵和打趣的意味，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类称呼会使人感觉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我们可以了解到，就像一个民主氛围浓厚的家庭一样，社会能够容忍甚至赞美奇思异想和特立独行。甚至就连“打破偶像崇拜者”这个术语都很少被作为贬义词使用，而是表明打破偶像是一种无害的能量释放。对于这种倾向，甚至还存在具有官方色彩的溢美之词，其中最流行的就是鼓励思考过程要“跳出框框”，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能力。我本人希望我活的时间足够长以便能够“毕业”，从一个“坏孩子”——我曾经是很多人眼中的“坏孩子”——变成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刺儿头”，并等待我们的那些“无比傲慢的子孙后代”（E·P·汤普逊——这个在我还是一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离经叛道者——杜撰的极具启发性的措辞）给我盖棺定论。

当然，如果你过度远离那个“框框”，对你的评价就将不那么具有宽容了。这里，关键性的措词将是

“狂热主义者”、“捣蛋分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或者是“对社会不满的人”。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自鸣得意的个人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它们经常涉及的措辞就是“反潮流”或者“反主流”等（哈罗德·罗森堡在写到他的“纽约知识界同行”时，曾经给这些人冠以“有独立思想的杂牌军”的统称）。

与此同时，娱乐行业不知餍足的需求，也威胁着要从我们这里剥夺其他形式的批判风格，剥夺我们欣赏它们的途径。如今，如果你说话的口吻被称为“讽刺的”或者“反讽的”，那就意味着对方是在用另外一种不屑一顾的讥刺态度看待你；讽刺者的特点是喜欢高谈阔论和愤世嫉俗，而反讽者惯于挖苦嘲笑、扭捏作态或者自以为是。当类似于“反讽”这种珍贵而且无可替代的字眼成为“道德沦丧”的现成同义词时，留给创造性的余地就会变得少而又少。

但是，让我们先不要发牢骚。生活在一个真正有利于表达不同意见的时代，毕竟是一种过高的期待。而且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更希望得到认同或者安全感。这不当使我们感到惊奇（顺便说一句，这一愿望本身并不可鄙）。然而，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人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与别人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人，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你也别指望他们会因此得到感谢。没错，“反对派”人士的日子就应该是很难的）。

我刚才几乎用到了“持异议者”或者“唱反调者”一词，若非因为这类表述具有某些宗教和宗派含义，就定义本身而言是完全可行的。“自由思想者”这个头衔同样存在类似情况，但是这个措辞可能更加适合，因为它着力强调了独立思维。独立思维的本质不在于思考的内容，而在于它如何展开思考。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初杜撰者，是法国那些相信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有罪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捍卫一个有机、和谐、有序的社会，使之免受虚无主义伤害，而且他们把这个具有歧视性的词汇用在他们认为具有病态、喜欢自省以及不忠诚和不健全的

人的身上。即便是在今天，这个词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联想的含义，尽管它较少被用于人身攻击（而且，就像“托利派”、“印象派”和“女权主义者”这些最初都是作为辱骂和蔑视的语汇一样，“知识分子”一词也被它的批评对象拿来使用，而且因为被冠以这一称号感到自豪）。当一个人自称是“独立思想者”时，几乎会和他自称是“知识分子”而感受到同样的尴尬，但是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鼓励，而且他为了正义所进行的独立战斗，昭示了一个人的努力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这也成为他的个人成就永不磨灭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在为一个蒙冤的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左拉不需要运用过多的智力要素。首先，他使用了他在小说的社会背景中经常使用的法理知识和新闻技巧，使他拥有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但是，仅有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反对德莱斯支持者的人并不是把他们的实际论据建立在被告究竟有罪还是无辜之上。他们公开宣称，为了国家利益的缘故，最好不要重提此案。如果重提此案，只会削弱公众对于公共秩序和国家机构的信心。为什么非要去冒这样的风险呢？还有，为什么非要为一个犹太